# 武夷山下边寨新

口范剑鸣

青灰的防水砖垒成一截墙垛,两根竖立的木杆被麻绳绑缚在一支横杆上,三个古朴的酒瓮在墙垛上叠起一米余高,显出水泊寨的味道。冬日的阳光打下来,刷亮了"白竹寨"三个红色大字。右边的木杆上钉着一块长条木板,写着"汀瑞边游击队革命旧址"。这些新标志建筑物显然是旅游文化公司的作品,寓意"春风度过玉门关"。这个边远的村寨得到空前的关注。

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叫白竹寨的村子。从事宣传工作后,我不断打开历史书刊,都能看到这个山寨的名字。进到村里,来到一栋竖了块碑的土屋前。有两位老人前来,指点说这土屋的荣光。这不是指门楣"光荣烈属"牌匾,而是门顶那块石碑,上头写着1933年至1935年,这里居住过一群史册常能看到的人物:毛泽覃、项英、叶剑英、陈毅、瞿秋白、贺昌、何叔衡、邓子恢、阮啸仙、周月林、张亮、贺怡。

白竹寨人是客家翁氏,原本为梅州翁氏家族。当年住户56户280人,参加红军的有242人。1936年,国民党白军围剿封锁,红军饥饿疲惫,村民翁名超组织乡亲筹集60多担谷子,让部队渡过难关。国民党攻寨无望,封锁了白竹寨下山的道路。乡民于是分工协作,有的下山侦探,有的寨里放哨。为我们指点村寨旧址的,正是翁名超的后人。"黄田府,粟坑县,白竹寨是金銮殿。白竹山上红旗飘,白匪到处受我歼。"红色歌谣至今传唱。黄田,粟坑,白竹,由外往里都在一条大山坳,如今合并成一个行政村。

去往边寨,车子沿着一条溪河要走上半个小时。接着是一条上山的水泥路,山路直上云天。这里山高险峻,林密壑深,路上筑起碉堡便能一夫当关。有此地利,难怪成为最后的红色根据地。在瑞金沦陷复归白色统治之后,周边的村民、游击队、留守红军源源不断上来。翁显昌老人对我们说,当年这里连厕所牛栏都住上了人。说白竹寨是"金銮殿",真不是夸张。盆形、上角、上彩,一座座厅堂成为当年的司令部,汀瑞游击队,闽赣河东军区,毛泽覃独立师,能数得出来的高级别公章就有八枚。原以为这个角落会荒芜颓败,没料到屋舍俨然,尤其是那五百亩连片的猕猴桃基地,棚架林立,分明是高处的新家园。

深山密林,村寨复苏,这样的情景我并不陌生。就在这赣闽边际的武夷山脉,我走访过许多这样的村寨。福建长汀曾是吸引周边的繁华州府,由于都、宁都、瑞金到长汀,有一条重要的商贸交通线,隐伏在茫茫群山中,像冈面的高寨,武阳的白竹寨,泽覃的九寨。只是岁月变迁一时冷落。

我曾经走访过九寨,听到一个叫"六月六"的奇特节日。"六月六"别处没有,只有赣闽边际的这个叫九寨的小山村有。端午过后,民间的节日就要等到八月中秋了,小山村的人等不及两三个月的间隔,于是又过起了"六月六"。

每到六月初六这天,九寨热闹起来了。家里所有的亲戚都要来到九寨,姑,姨,舅,各种称呼,人们沿着家族的血缘分散又相聚。九寨人都姓陈,一家亲戚就是大家的亲戚,于是家家户户亲戚互请,比正月走亲戚都热闹。这一天,酒纵情地喝,肉大块地吃,九寨山高林深,再大的喧哗都不会扰了外界。

九寨人是福建上杭迁来的,一直以来,九寨人都是到长汀四都赶集,那路可以通车。也是由于地缘的关系,当年汀瑞游击队在这里过往、驻扎,九寨便不经意成了个红色村落,当年汀瑞直属党支部书记,就是九寨人陈绍凤。毛泽覃长汀突围失利退到黄狗窝的落脚点和牺牲地——纸槽房,就是九寨人所经营的。村里至今还有军火库、哨所等遗址。无论是战争,还是和平,"六月六"一直在这个边寨里过着,热闹着。只是,毛泽覃1935年4月26日黎明牺牲了,没有参加那年九寨人的"六月六"。

九寨有的是山林,改革开放后,分山分林到户,九寨人不少经营竹林发了家,纷纷到镇里建房,到城里安家,原来一百余户人家,如今十之八九在城里。九寨的土房子,成了村民的工作用房,平时在城里生活,育山、劳作、收获,就开着皮卡车回到九寨。于是"六月六"便带到了城里过。

九寨人外迁后,散居村部边、乡镇里、县城中,村子空了,耕地撂荒了,于是就好放牛。先是退耕还林,后来又是政府有补贴的退居还耕,空下来的旧房纷纷拆了复垦。九寨就彻底成空村子,通往四都的大路就更加荒草丛生。让九寨人重新聚起来,是苏区振兴战略实施。每家建新房可以补一万五千元,二十余户九寨人在步权村部边集中建了房,虽然孩子们都在外面生活,但他们就在山中住。这个移民式的新九寨,再现了"六月六"的热闹。

去往高寨是一个春天。这是瑞金市冈面乡竹园村的高山村寨。村里八百亩茶叶基地上泛着星星绿意。一年前,这里的乡亲们按下红手印,表达发展集体经济的决心。从那时起,高寨的林地就收归了集体,以小组名义参与入股,成为公司茶叶基地的一部分。

高寨曾经出过贡茶,于是定下耕山种茶的路子:种铁观音,规划千亩有机茶园。以前有公司想"空手套白狼"租下林地,或提议让高寨人集体搬迁,接管高寨,村民没接受。在乡里协调下,高寨村民和茶叶专业户合作种茶,利润双方分成,此后山和茶园都归高寨村民所有。

借鸡下蛋的致富路不错,但村民是分散入股,还是集体入股,这成为争议。高寨于是召开促进会,召集乡村两级干部、理事会成员,总结高寨发展遇到的问题。理事会统一了思想,支持集体入股。接着是30多户村民代表开会,说茶园规划,说将来一流的茶园。一份蓝图和一番苦心,让苦惯了的高寨人露出向往的神色。在干部的引导下,三十多户人家全部在本子上按下鲜红的手印,同意林权收归集体。

我看过九寨的新村点,高寨的大茶园,再看到白竹寨的猕猴桃基地,并不意外。但看到边界之地的邱屋,还是大吃一惊。今年五一假期不能外出,大哥提议就在本地乡村旅游,带着我们大家来瑞金泽覃乡的邱屋观光。十多年前,我为了观看土墙"十大政纲"史迹,特意到过这个与长汀相邻的小村庄。那时村民空无,土屋斑驳,我以为十年之后必将消逝。再次踏访,小村子却焕然一新:客家厅堂板墙古朴,门前挂着"第一个村级党支部"的木匾;村前大池塘已改造成村场,曲水潺潺,绿草茵茵;民居清一色黄泥墙面和红星装饰;屋后青山树起的"瑞金小井冈"红色大字非常醒目。

人烟稀少的邱屋,如今晾杆上衣衫飘舞,屋檐下人影成堆,一边聊天一边忙活。村小组长邱善文说,村庄修缮后回迁了十多户人家,他们上山养蜜蜂捡红菌,有着不错的收入。村前土地60余亩已经统一租给药材种植大户,加上村子已成为"重走长征路"拓展训练线路,不时有穿着红军服的培训团队来邱屋野营,这个时候更是人声鼎沸。大哥告诉我,现在瑞金正在推进"百红工程",所有红色村落都将进行升级改造,像邱屋这样复活的边寨会越来越多。

武夷山下边寨新。离开的时候,车子在水泥路上穿行,两边村落屋舍俨然,满目苍翠,我感觉自己穿行在时光隧道。曾以为深山老林的村寨终将会一个个陆续老旧,消逝。但岁月仿佛懂得了迂回战术,这些村寨永远有峰回路转,永远有柳暗花明。

# 依依不舍忆宁都

口刘力

我与宁都,有份不解之缘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父亲一头挑被子,一头挑我,妈妈拄着木棍,背着小弟弟,从县城下车,傍山崖走到了一个村子。那是宁都县田埠公社竹森下生产队,没有电灯不通公路。

全家住在牛棚旁,村民监督劳动。许是被父母的认真感动,更多是老区人朴实,不久后,全家住进了老表空出的屋子。爸爸田间劳动之余给村民上文化课,妈妈则成了"音乐教员"。

我到了上学年龄,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来了。他叫陈志斌,我的启蒙老师,当时村小唯一的民办教师。他说,要想红旗飘万代,重在教育下一代。沐浴红土地滋润,天是蓝的,人是善的,陈老师成了我心中的伟人。

学校就一间房,一个老师三个年级十几个学生,还有块"学农基地"的小水田。拼音识字算算数,还在村里跑跑步。陈老师教唱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《阿佤人民唱新歌》,虽然如今重唱发现音符不准,但是方寸之间皆美妙,启蒙时光最难忘。

家距校6里,翻两座小山过一片坟茔,陈老师常常接送,无论雨雪风霜。有次我摔进试验田,陈老师把满身泥水的我背回家,在温暖的背上,我体会着温馨。离开时,我分明看到了老师眼中的泪,他却笑着对母亲说:太热,出汗了。

不久,父亲境遇好了点,调去县里煤矿。离别的下午像是过年,村里敲起锣鼓,挂上鞭炮,陈老师和教我种菜的仟保叔牵着我的手,十几个娃娃则低头无语,这些是我的同学,林生、腊生、捌哥、七妹、十秀……每个人都想把友情尽收。

煤矿叫黄贯,为了简单,人们叫它王干。在王干,我看了人生第一场电影,朝鲜片《卖花姑娘》;第一次学会了乒乓球、篮球;第一次知道了考试和排名。

父亲带我下矿井,让我初尝生活的艰辛;母亲带我抓鱼挖泥鳅,餐桌上飘来回味无穷的馨香。县城坐车,父亲给我讲苏区红军先烈,还有血染的红领巾;宁都有山有水有韵味,有根有脉有灵魂,城郊的翠微峰名气大,拍过电影《翠岗红旗》……我便是带着这些记忆离开的,那年,我九岁。

时光的流逝令人唏嘘,每每听到宁都,心中便有记忆的回响,便能触到记忆的温度。异省工作的父亲临终前叮嘱,回去看看,列了串长名单。他走不动了,心中却全是渴盼。

终于有天,带着父母的期盼,我踏上了回宁都的路。高速公路已将数十小时车程变成了数小时。游子踏上松软的泥土,如似躲入故乡的怀抱,说不尽的温柔缱绻。

与昔日的同学攀登翠微峰,山顶眺望,宁都新城尽收眼底,暖阳格外和煦。我的心早飞到了王干、竹森下。

王干煤矿早已下马,仅余荒凉。摸鱼的沟干了,曾住的小屋孤凄凄,房东早进了城。幸与陈老师重逢,他的话匣子一刻没停,说我父母,说我幼年往事。他从民办转了公办,一教40年,尽管儿女都在异乡,退休后他却未离村小。一生没说过自诩的话,吐出的"银丝"却是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。

伫立校舍旁,陈老师语带遗憾,你回晚了,校舍去年才拆,现在学生都上中心小学了。同老师、师母午餐。老师取出了珍藏数十年,当年给我们烤火的火笼,脸上溢着无比的喜悦。他说,如今通了公路,有电,有自来水,党的扶贫政策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。宁都肉撮、三黄鸡、固村米酒……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,这顿饭连着几十年的记忆,连着两个世纪。

时光匆匆,依依不舍,"停留是刹那,转身又天涯",回乡的路好长好长。




《橙香时节》 钟向东 作

# 天华山上看雾景

口王历瑞

初夏周末,我一时兴起,便约了几位文朋诗友同去信丰西牛镇星村境内的天华山看雾。

天华山称得上信丰第一山,因为信丰县县名,是因此山而命名的。据《信丰县志》(1985年版)载:"天华山以山势雄伟、高耸入云、水木清华,故名(古称廪山)。后因明代县主簿李凤朝战死于此,又名主簿脑(俗称猪婆脑),在星村圩东北面6公里处,此与赣县交界,海拔748.5米,山顶面积约0.078平方公里。旧志载,廪山在县北三十里,丰崇如廪。相传唐改县名时,以此山得名"。廪山,到了明嘉靖年后,地方府衙称之为"主簿脑",而民间则俗称"猪婆脑",延续了数百年。而今,规范其山名"天华山"。

天华山山势雄伟险峻,山壑纵横交错,山上的自然景色,以石松、奇石、灵泉、深洞最为引人入胜。从西牛林场出发,我们一行沿着山路,峰回路转,众多的奇石,幻作各种姿态,惟妙惟肖。危岩耸立、峭不可攀的观音岩,云影漾空、突兀峥嵘的猪婆石,壁石立仞,显得气势格外雄伟壮观。

"天华雾海"是天华山一大奇观,也是人们登山观雾的一大景致。天华山千峰竞秀,万壑藏雾,在天华山麓可看到变幻多端且极其壮观的雾海。时而"涌涛掀浪"不可遏止,时而"风平浪静"雾散云匿,时而"浓云密雾"铺天盖地,时而"白石似锦"戏如鲛绡。朝夕晴朗之时,雾海霞光映金耀银,景色焕然一新,置身其中真有进入神话般中的仙境之感。

从东南或西北处潜入的雾像天外来客,不知眷顾谁家、将向何往。它只听从风的指令,或是亲近天华山的风车口,或是从两三个峰峦处一跃,化作千丈雾屏。你看,有一些雾在四周山峰边牵头走了,毫无牵挂地把大部分雾抛到后面,突然越过两三个山包,在风吹过后一晃便消失了。后面更大的雾抱成一团,越来越密匝地向四周山峦扑来,遮天蔽日,颇有一种"黑云压城城欲摧"之感,然而,雾终究还是没有压上头顶,转眼间雾又飘到山外去了,贴着斜斜的山面悄悄地飘走了。不一会儿,海拔700多米高的山顶被雾拥入怀抱,披上垂纱,只能隐约看到一些绿影。

山中的风速、风向时刻在变化着,也使雾处于持续的变幻中,雾不断地飞、不断地流、不断地走、不断地散。果然,时隔不久,山顶上的电子雷达,几根高耸的天线,都从雾中显露出来,立于巍峨挺拔的天华山巅。

我们回头再来看云雾涌入山口,四周全部亮了,露出了蓝天白云。这时,林中的鸟鸣声逐渐多了起来,百灵鸟与山蝉也放声歌唱,显得山上周围格外静谧。

午后时刻,一场雷阵雨把天华山洗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。雨后天霁,东方出现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,倒映在五洋湖中,纵有"日照虹霓似,天清风雨闻"的秀丽动人的景象。正当艳阳高照、阳光直射时,没想到又飘来几缕薄薄的雾纱缭绕在我们的脚下,不一会儿,雾如薄被盖住了天地,天华山及周边的群山万壑成了一片云海。此时,我禁不住吟诵起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动人诗句:灵山多秀色,空水共氤氲。

一日之间,雾数次来来去去,忽涌忽现,让人产生一种排遣不去的朦胧感,仿佛这天地都走不出雾的亲近、雾的缠绕、雾的来去无踪、雾的无边无垠。秀丽的风景、静谧的氛围,浮动的意境、诱人的情趣,陶冶着、浸润着我们的心灵,以致心中渺小的人世纠葛早已烟消云散,一去不复返了。

待到隆冬、初春时节,天华山上还会有晶莹剔透的雾凇,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,想必有千言万语,有诗情画意,须臾也难以描绘。